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

明

太祖皇帝 帝姓朱氏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先世家濠州後徙句容宋李天父徙居泗州父又徙鍾離

世珍追諡仁祖高祖伯六追諡德祖曾祖四九追諡懿祖祖初一追諡熙祖母陳氏追諡溫皇后生四子帝其季也帝生之夕虹光滿室

自是夜數有光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年十七爲僧與下起兵等事俱已見前二十五起兵滁州初依

郭子興後遂渡江克金陵以次平定東南移師北伐凡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焉

〔戊申〕洪武元年是年一歲兩係說具前卷秋八月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先是帝

幸汴梁將營都而未果及是既克元都遂有是命且下詔將以春秋巡

狩詔曰朕觀中原土疆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尋又命徙北平軍民于北京

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至是定置吏

戶禮兵刑工六部設尙書侍郎等官仍屬中書省各部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庶務考洪武時設官建置

不在一時今據明史百官志舉其要者隨時以書餘不具載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帝北巡命李善長與基留守中書省都事李彬

犯法基按之罪當死彬素附善長善長請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殺彬

元季之不以寬而論明祖在寬而論深祖不縱弛而論至不此病事為以其廢易為寬慢尤得為簡要領馬治率爾陳壘實為廣對寬之見自末寬嚴自知相濟務貴若專必用恩之方姑允刻覈明允之方過事欽恤之典非協無之當于協中

方奏至會祈雨善長曰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之天必雨遂斬彬

由是善長銜基及帝還善長愬基專恣言基戕人壇下不敬

會基有妻喪遂告歸

大赦仍諭有司利害當興革而詔書未載者具奏以聞

帝如北京

徵元故官至京師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翌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放元宮人

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首謁軍門陳王道

語具前

吳元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為總裁官諸禮多所裁定至是卒追封

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

十一月詔使訪求賢才

陶贊舜御
衆以寬而
其時殞流
放竄未嘗
少假所謂
刑期無刑
正善用其
寬耳

明祖論漢
七國事極
爲平允然
當時召然
之故雖由
最錯謀國
不滅而諸
侯僭修文
橫在帝
時賈誼已
先見及之
則七國兵
端實由封
建所致明
祖果有鑑
于裂地以
應諸子且
王諸子
所云諸王
當知夾輔
王室以輔
公室以輔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行字士襲封衍聖公希大世襲曲阜縣知縣元

時衍聖公秩三品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師後嗣秩止三品弗稱其授

希學秩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典司樂知立孔顏孟三氏學

教授學錄學尼山泗水二書院各設一山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官其

關皆衍聖
公選舉

手詔召劉基還

建大本堂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上時臨幸商榷古今評論經史上贊師
文機太

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議官一偏之說朕帝爲太
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王講此則當首稱王當

上尊天子毋撓天子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
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庫庫特穆爾走甘肅山西平達既定元都進取

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馮勝湯和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庫

庫特穆爾遣將來禦戰于韓店在潞安府
長治縣南楊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注見
前命

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

聞之謂諸將曰庫庫特穆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時於北平置燕山
六衛命都督副使

孫與祖余事華雲龍守之
與祖派人雲龍定遠人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

識教授儒
臣使諸藩
之國守法
度耳然能
保其始終
不祖邪若
謂師古而
不名度以
致名實者

也。彼若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必成禽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原。庫

庫特穆爾至保安。元州明義復置，今州屬宣化府。聞之，果還救。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

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

將呼必勒瑪。舊作豁鼻，馬今改。約降，請為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穆爾

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跌一足，乘驪馬從十八騎遁。呼必勒瑪

降，得甲十四萬。遂克太原，進收大同，分遣馮勝等徇猗氏、平陽降禽其

守將榆次平遙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己酉〕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

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馮國用。勝之兄。趙德勝。漢人。耿再成

李德甫。字德甫，五河人。華高。含山。丁德興。定遠人。俞通海。字魯泉，濠人。張德勝。字仁輔，合肥人。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後

賜名。吳楨，其弟，初名國寶，後賜名。曹良臣。安豐人。康茂才。字壽卿，新人。吳復。字伯起，合肥人。茅成。定遠人。孫興

祖。凡二十二人立廟雞鳴山。注見前。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

安。字彥耿，永忠之兄。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無為人。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

享太廟。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及畿內諸郡田租。

倭寇山東

此明倭寇之始

二月詔修元史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錄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

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

字子充義烏人

爲總裁徵山林隱逸

之士汪克寬

字謙一祁門人

胡翰

字仲伸金華人

陶凱

字仲立臨海人

曾魯

字得之新淦人

高啟

字季迪長洲人

趙汴

字子常休寧人

等十六人爲纂修

帝諭諸長等曰元初君臣樸厚政務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後世嗣君荒淫權臣敗戾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間有賢智之臣忠靈之士而不見信遂至土崩

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不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戒

閱六月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

未備乃分遣使者十二人往北平山東采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

其事

先是元都破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所居報恩寺將入井寺僧大棒力挽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輩而出之元實錄得無失及素至京授翰林侍讀

學士年已七十餘一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履聲轟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危素字太極金谿人

元丞相伊蘇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大軍徇山西北平守備單弱

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千人伊蘇將萬騎營白河

注見前

良臣曰吾兵少

不可與戰當以計走之乃于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亙十餘里鉦鼓聲相

聞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耕藉田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

即張良弼注見前

明修元史三朝實錄三全明即亦散至以後未足何而事使素皆從之其深可藉存爲
明修元史三朝實錄三全明即亦散至以後未足何而事使素皆從之其深可藉存爲

史既成書
即當舉程
嬰之例以
輕明志及
全臣節及
簾外履聲
視自然以
臣自命其
相不知幾
明祖以文
天祥諷之
且以余闕
愧之其義
貪生忘義
微小然示
于儆然嚴

庫慮特穆
爾前此雖
不免此辱
及元亡以
後則獨力
支柱思爲
恢復之舉
始終與明
兵相持雖
亦互有勝

孔興圖魯卜等駐鹿臺即鹿苑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以衛奉元徐達兵入關

思道遁去郭子興此郭子興一將輕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桑圖

錫里郎中昂克王可檢討阿什克布哈舊作阿失不三原尹朱春俱抗節

死桑圖錫里力窮不屈與妻子投崖死昂克仰藥死阿什克布哈自經死朱春將死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吾豈不能殉節俱投崖死遂改奉元路爲西

安府時關中饑詔戶賑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夏四月命博士孔克仁句容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馮勝徇臨洮李思齊降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

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于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

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

鬪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于

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甯遠宋寧遠縣今屬鞏昌府入鞏昌遣馮勝偪臨

洮思齊果不戰降初思齊在鳳翔帝以書諭之且言若能棄去就當以漢待賈誼之禮相親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本欲道人給思齊奔吐番思齊信之遂奔臨洮琦私

竊寶貨婦女逃匿山谷間思齊窮蹙遂降琦尋亦來歸思齊至京帝深慰之授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久之遣往招諭庫特穆爾至則待以禮尋使騎士送之還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一物爲別思齊曰吾遠家

無所賈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

五月甲午朔日食

負其志不
少撓屈明
祖不致書
而敬憚因
益敬憚子
以奇男至
目勤之疾
風見其草
可王室齊
心李思齊
若惟思齊
初專與諸
自日尋國
將日恤攻
殺罔恤國
難追宗社
已移坐猶
兵重鎮力
不知與張
效忠相
思道輩全
椅角以隔
西北一隅
乃聞待禮
寶融之禮
輒不戰而
降其肺腸
殆且不狗
招降庫顏
特知爾登
養恥事乎

御史中丞章溢卒。溢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尙嚴苛。

溢獨存大體。不以搏擊爲能。受詔赴閩擇鄉兵。行至處州。遭母喪。乞終

制。不許。鄉兵既集。再乞終制。許之。哀毀卒。弟痛惜。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先是。遇春下鳳翔。詔還備北平。以李

文忠副之。至是。遇春文忠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州。注見前敗

伊蘇于全甯。元置全甯路。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甯城西北。進攻大興州。即興州。金末嘗寄治利民鎮。俗呼爲小興州。故名。此爲大興州。注見前。分

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

宗王齊克慎。舊作慶生。今改。平章鼎珠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

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諡忠武詔李文忠領其衆。遇

春師還。次柳河川。在宣化府龍門縣西。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沈黨。果敢善撫士卒。指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今自

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子大將軍。逾二歲。諱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臨于龍

江。關名。今在江甯西儀鳳門外。追封開平王。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

同圍急。謂左丞趙庸。隴州人。曰。聞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

斷臂而冥
誅隨其固
不快人心
罪而若數
之更足磔
大義于千
古也

內臣但備
使令當使
畏法勿令
有功實為
有取宜為
制明宜為
要旨明宜
以垂明訓
貽此垂明
不深謀未
數傳而乃
豈擅權未
恣橫至末
季而釀禍
益甚若全
喪邦可有
不識者見
祖訓鮮能

敗元遊兵于馬邑禽其平章劉特穆爾進至白楊門在朔平府馬邑縣北天雨雪已

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察視疑其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以自固元

兵果乘夜來刼文忠下令先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

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圖魯卜俘戮萬餘人窮追

至孟克桑方輿紀要在大同府邊外舊作莽哥蒼今改而還先是元帝北走屯噶爾布令圖魯卜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及是圖魯卜既被禽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

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按噶爾布舊作藍里伯今改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

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矣

封王顥為高麗國王 先是顥遣使朝貢且請封遂有是命

徐達克慶陽禽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盡

收其部落輜重還出蕭關克平涼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

奔甯夏為庫庫特穆爾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蕭人受之良臣

先出迎尋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良臣之降也捷奏至京帝戒達曰張思道兄弟多謀計勿墮其計中良臣果叛達謂諸將曰上明見

萬里外今日之事一如上諭然良臣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討之良臣求援于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遣將

攻原州陷涇陽為慶陽聲援達遣馮勝拒驛馬關在慶陽府安化縣西南舊有城敗其將

保其金結
此特其一
端耳

哈扎噶爾舊作韓札兒今改等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絕至煮人汁丸泥

燕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良臣職勇軍中呼小平章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

牌張惟怕七條鎗金牌張張思道驍將也良臣自以慶陽城高險且堅有井泉可據守倚重夏庫車特遣爾為救援賀宗哲哈扎噶爾為羽翼姚暉葛入為爪牙故降而復叛以圖大功及被圍猶日開門出汲馳聘城

下達進營僅其四門由是不得逞其求援密夏者又悉被獲將士相繼出降城遂破父子俱死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

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為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

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為地

道薄城攻不已會百戶王輅收臨洮降卒還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

追之輅曰未敗而還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欲

走輿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邪以輅所將皆新附乃括城中貲

令曰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

去宗哲尋掠蘭州達遣漏勝率步騎往擊宗哲渡河遇勝乃還

修禮書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

至京纂修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帝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

陽天下之中汴梁為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遽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者就

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遂營之。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戊辰〕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時元帝尙在近塞，帝再致元帝書皆不報

而庫庫特穆爾攻蘭州，指揮于光都昌人力戰死。徐達軍還，庫庫特穆爾偵知，率兵奄至蘭州，圍城數重，于光自磬昌來援。

猝與敵遇，力戰而敗，被執，使呼城內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庫庫特穆爾尋引去。帝以達爲大將軍。

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州。元

明改安定縣，今縣屬磬昌府。取庫庫特穆爾，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元帝。二月，文

忠至興和，注見前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諾爾。禽元平章珠占，次駱駝山。張在

家口外，鎮黃旗。察哈爾東南。走平章沙布迪音。舊作沙不，丁今改。次開平，降平章沙達哈。舊作上都，今改。等

吏部請謫有罪于儋崖，不許。帝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

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邪？」

二月，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夏四月，封子九人爲王：棧帝第二子，爲秦王；封西橐帝第三子，爲晉王；封太棟帝

四子，卽成祖、棧、橐、棟。爲燕王；封北橐帝第五子，爲吳王；有司請置護衛于杭州，帝以財賦地不可封，後改周王，封開封。楨帝第六子，爲

楚王；封武楨帝第七子，爲齊王；封青楨帝第八子，爲潭王；封長楨帝第十子，爲魯王。封

封建不可
行於後世
昔人已詳
論之若宋
元之亡本
不由於孤

立其宋勢
積弱即有
屏藩之衛
亦無能為
元則強藩
在外擁兵
屢作不靖
轉貽內患
皆已事之
可徵者明
祖欲大封
諸子假此
立言實未
為允無論
燕王特其
強盛骨肉
相殘不旋
踵而成篡
奪之禍即
其後高煦
宸濠稱兵
肆逆視漢
之吳溫淮
南相去有
幾及末世
流寇充斥
諸王亦惟
束手就斃
求其足資
夾輔者又
有何人則
其是非得
失益瞭然

州從孫守謙

帝長兄子

為靖江王

封桂林

帝憲宋元

孤立失古

封建意于

是擇名城

大部錄

觀

王諸子待

其壯而遺

就藩服外

衛邊陲內

資夾輔其

制錄觀

王諸萬石置相傳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籍隸兵部見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禮無與鈞鈞體至崇重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贈異焉

徐達大破元庫庫特穆爾于沈兒峪

在靈昌府安定縣北之車道峴南

達至安定庫庫特穆

爾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穆爾遣精兵

千餘人由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卻之

德濟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

奪溝殊死戰大破庫庫特穆爾兵禽鄒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

僚屬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庫庫特穆爾僅挾妻子數人遁去至黃河

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達自徽州

元置今改縣屬秦州

南出一百八渡

河名在漢中府略陽縣東源出徽縣下流

入嘉陵江渡凡一百八處故名

至略陽

以下注

克沔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鄧愈亦自臨洮

進克河州

德濟至京師帝釋之而以書諭達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其待莊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且急其信州諸暨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是役也都督孫興祖戰死五耶口帝深悼惜追封燕山侯

封陳日煥為安南國王

元帝殂于應昌

注見前

詔諡之曰順帝

國人尊

子阿裕錫哩達喇嗣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

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密迪哩巴拉舊作賈的里八刺今改後仿此送京師文忠聞元帝殂督

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阿裕錫哩達喇北走獲其子密迪哩巴

拉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并獲宋元玉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斧

等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遼史地理志慶州元甯軍有赤山黑水即此而還道興州

注見前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亦作紅羅山一統志今獨石口北御馬廠西有烏蘭哈喇嘴

山即紅螺山也明初李文忠敗元兵於此又降楊思祖之衆萬六千餘人

是月旱六月朔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雨帝齋于西廡皇后躬執爨

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于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席藁曝日中夜

臥于地凡三日詔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越五日大

雨

頒平定朔漠詔于天下封密迪哩巴拉為崇禮侯李文忠捷奏至羣臣

稱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翌日中書省草詔進帝見有侈大之詞

諭改之帝責書臣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為是也可更革以進密迪哩

巴拉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

可見保世昌後自有大經豈在拘泥不可復行之古法乎德濟雖功臣之機子而邦有常刑然徐達斬其下數人械送德濟京師候王濟失明祖釋之實流于輕縱且以書論徐達掩人柄積直已過而授之喻未可為辭之正也

不以元裔獻俘而後周武王唐太宗之事為證見理甚正立意尤為忠厚至提奏稱

賀令與及故臣詔書而修大之詞世述其先勿生皆賴以之節並寓姓不事統一寓此忘祖此聖明義兼足仁與漢比之高光矣

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母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

蓋即龍舟山一統志龍舟山一名龍舟山在江甯府東北太平門內

立開中鹽法山西行省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

年不征稅

其後復徙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又徙山西民於河北又遷徙浙西及山西民于隴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左丞楊憲字希武有罪誅憲有才辨裁決明敏然意刻深有

不足于己者輒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

已所親信者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爲右丞以憲專決依違不與較猶不能得憲

意憲竟嗾侍御史劉炳劾罷廣洋且請徙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

劾帝覺其誣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先是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于江上

二日以武成告于郊廟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帝自定其次第

至是遂班爵行賞進李善長韓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越三日大宴翌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略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鄧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旣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特穆爾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自正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辛〕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定遠人爲左丞 善

明祖擇賢
任相求之
甚殷劉基
既承顧問
則當實舉
所知以副
所席之意
乃僅于各
指之隨且
爲之謝不
又能自謝
又何以天
下何患無
才惟在二
心求之悉
語聊且塞
實使基實
有所知則
不宜隱躍
其辭以孤
厚望若無
所指實託
不應徒託
空言世以
憲及惟庸
廣洋相繼
基敗事許
其知料然
于前席疇
咨不進
賢助理又
何足稱乎

長貌寬和而性忤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爲之地邪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仆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債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曰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及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帥師伐明昇先是帝遣平

章楊璟招諭明昇令奉國入覲昇牽于羣議不能決

昇年幼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丞相戴壽等環議

以書切諭福

已而帝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其將吳友仁又數寇興

元徐達之克興元也令金興旺守之及達還西安友仁以兵三萬來攻達

達遣傅友德救之友仁乃引去至是乃下詔伐之

命湯和帥副將軍周德興

濠人

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

德帥副將軍顧時

字時舉濠人

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

益爲元遼陽行省參政籍所部來降詔立

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馬彥洪保保殺益右

丞張良佐執彥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舊作納哈出今改後仿此良佐因權衛事執

彥鞏黨以獻帝授良佐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懸絕納克楚未靖

乃設遼東都指揮使司命葉旺六安人馬雲合肥人往鎮之納克楚者元穆呼哩奇孫爲太平萬戶府帝拔

太平復之待之甚厚納克楚常鬱鬱不樂帝召語之曰人臣各爲其主況爾有父母妻子邪乃縱之北還其後屢爲邊患帝數以書諭之皆不答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明昇降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師西

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

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西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

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

白龍江橋在階州南亦曰兩橋邈州爲梁跨白龍江上白龍江源出鞏昌府岷州經階州文縣與白水江合白水江注見前友德修橋以渡破五

里關在文縣北遂拔文州進破綿州將渡漢江會水漲不得渡友德命伐木

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

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其丞相戴壽等聞階文綿已破急分兵援

漢州未至友德舟師已偪大破其守將向大亨于城下援師膽落友德

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阻鐵鎖橋在是明昇遣黃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塘峽口瞿州屬